從亡命到歸降

朱濆、朱渥海盜集團的起落

吳彥儒

十九世紀前期，朱濆、朱渥海盜集團在中國東南沿海橫行劫掠，破壞社會秩序與安全。與一般海盜出身於社會下層不同，他們既是福建省漳州府的仕紳家族、乾隆朝文華殿大學士蔡新的遠房姻親，更是與蔡牽、張保仔齊名的海洋巨盜，具有多重社會身分。因此他們懂得見風使舵，利用大清剿捕政策與其他海盜集團勢力的變化，爲自己獲取最大利益。最後，率領三千餘人集體降清，成爲防衛大清海防的一份子。

從仕紳到海盜

海盜多數出身於貧困或是被逼迫同夥的沿海居民，也有爲經濟利益而入海從盜或與之勾結的富庶家族。朱濆（？～一八〇九）與其三弟朱渥原籍福建省漳州府漳浦縣（圖一），朱濆家族的族長朱弼，爲乾隆朝文華殿大學士蔡新（字次明，一七〇九～一七九九）的女婿，據〔道光〕《廈門志》稱：「家饒富，好結納，與盜通鄉里，自稱海南王。」說明朱濆出身地方士族，與盜匪勾結行事不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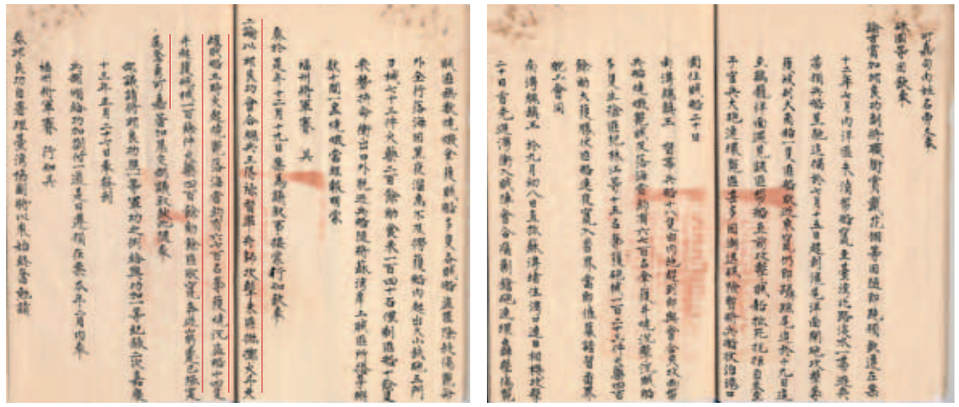
至晚於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朱濆等人已在閩粵洋面擄劫商民，廣東官員奏報其行徑大膽，竟然在廣東惠潮東路海域發「稅單」給海上船隻，作爲勒贖與免劫的憑證。嘉慶八年（一八〇三），與陸豐縣的天地會首領李崇玉合夥，劫掠沿海港市村莊。朱濆的活動範圍受地緣與其他海盜勢力區劃影響，約略北至廈門，南至香港，其活動範圍以北屬於蔡牽，以南則屬張保仔。然而，海盜集團彼此有合作、對抗與勢力消長的變



圖一　欽定大清會典圖．漳州府圖　縱22.5，橫34公分　故殿01298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漳浦為朱濆、朱渥的出身地，亦是主要活動範圍。



圖二　浙江福建沿海海防圖　金門鎮　局部　縱38，橫1,060公分　平圖02086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朱濆、朱渥的出沒地點之一。



圖三　兵部造送邱良功履歷冊　局部　故傳00985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化，朱濆曾與蔡牽二度合作，決裂後彼此攻殺，其活動範圍也逐漸擴及福建、浙江與臺灣沿海地區。（圖二）

欲降復叛

清廷常用剿撫兼施的手段對付海盜，或格殺以正國家威信，或接受海盜投降展示朝廷恩惠。清廷允許海盜投降的條件不一：有以金錢利誘、呈繳船隻砲械、捕殺其他有名海盜等；對投降後的海盜有回鄉歸建、投効水師修補船隻或協同捕盜等不同安置方式。清仁宗認爲：「海洋巨盜罪在不赦，一經招撫即不得不概往寬貸，已非憲典。且安插之後，亦難保其不更生反覆，辦理最爲棘手。」（註一）管理投降後的海盜是最困難的部分；但透過招降手段，可以分化不同海盜集團，令其彼此攻殺，達到以盜攻盜的效用。清廷即希冀藉招降朱濆、朱渥，以牽制蔡牽。

嘉慶十年（一八〇五）六月，隨著朱濆海盜集團聲勢日益增大，以及官員奏報朱濆可能將與蔡牽合作犯案，於是避免雙方合作成爲清廷的首要目的。清仁宗直言：「朱濆係有名盜首，劫掠多年，稔惡已久，非尋常散夥可比。」（註二）早已嚴諭閩浙總督玉德（？～一八〇八）與浙江提督李長庚（一七五〇～一八〇七）加緊剿捕朱濆。清廷除調動水師圍剿外，據福建省汀漳龍道等地方官員奏報，朱濆的族長朱蒨、朱彤雲等三十餘人主動請纓前往勸降，得朱濆回覆願以「大小盜船三十餘號，首夥一千七百餘人」投降，但因「閩省前有盜首投誠正法之事，不願回閩」（《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嘉慶十年十一月十一日），要改向福建省與廣東省交界的南澳鎮總兵杜魁光（？～一八〇七）投誠，卻因爲雙方船隊一遭遇即互相交火，清廷招降失敗。

此次招降失敗的原因，除了彼此沒有信任基礎外，最主要是閩浙總督玉德對招降朱濆的內容多隱匿不報，使清廷與朱濆之間對投誠的條件認知不同。清仁宗責問玉德爲何招降失敗，玉德供稱他與代辦水師提督李慶雲、前藩司景安等商議，公告海盜若有能擒獻者，則賞給較大官職、銀萬元，並造免死金牌，試圖利誘朱濆等人投誠，後被舉發而不得行。且溝通官盜之間的朱蒨、朱彤雲等，也被舉報在地方犯下包庇盜犯、分贓銀錢等罪狀，自請招降朱濆，實爲希圖拖延時間，不到官府報到說明案情，並非眞心協助招降。清廷給予投降海盜官職與賞錢雖有前例，但玉德並無給予免死金牌的權限，卻推諉爲地方官的失責。清仁宗對玉德稍有袒護，僅斥責不可輕信招撫政策，仍以剿捕爲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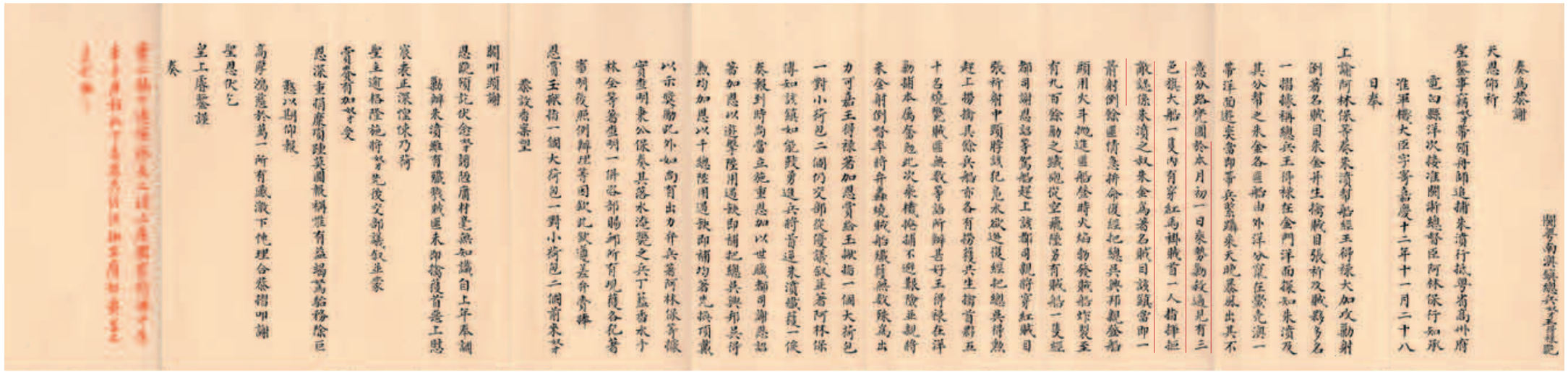
亡命天涯

嘉慶十一年（一八〇六）三月，清仁宗諭令玉德和李長庚等水師將官積極追蹤海盜，並懸賞能擒獲蔡牽者賞銀兩千兩、朱濆爲一千兩。此時蔡牽攻臺失敗後勢力大減，逃至福建省泉州崇武洋面，就在清廷幾乎要成功剿滅蔡牽之際，朱濆與蔡牽合作，兩幫共計有盜船七十餘隻抗擊官兵，令蔡牽得以死裡逃生。官兵爲追擊兩幫，兩個月內跨越了福建湄洲竿塘、福州五虎門、福鼎縣境嵛山古鎮、浙江鳳凰外洋等地。清仁宗直指朱濆：「本係尋常盜匪，向在閩粵洋面行劫。今因蔡牽被官兵擊敗，輒敢駛至竿塘聯幫助逆，實屬可恨已極，核其叛逆之罪，竟與蔡牽相等。」（《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嘉慶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在清仁宗的心中，朱濆的罪行和威脅已與蔡牽相等，急催李長庚會同南澳與海壇二鎮兵船追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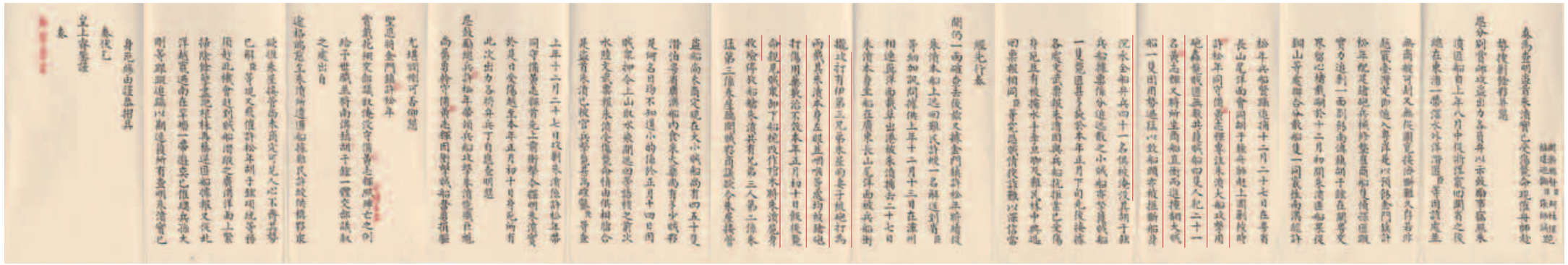
四月二十三日，福寧鎮總兵張見陞（？～一八一三）與臺灣水師副將邱良功（一七六九～一八一七）會合兵船四十餘隻，在臺灣淡水外海瞭見朱濆幫船四十餘隻，隨即上前圍捕。雙方從辰時交戰至申時（約上午七點至下午五點），官兵追擊朱濆至東北方大雞洋面，時遇西南風大作，湧浪猛烈，官兵船隻遭風損壞，朱濆趁機逃往西北。九月，福建汀州鎮總兵李應貴坐船遇風漂流至大坦洋面（今金門縣大膽島附近），被朱濆幫船八隻襲擊，李應貴中砲身亡。

嘉慶十二年（一八〇七），閩浙總督阿林保（？～一八〇九）令水師兵分二路追捕蔡牽與朱濆，由張見陞、王得祿（？～一八四二）在福建省南洋專捕朱濆，李長庚、許松年、李景曾在福建省北洋專捕蔡牽。七月，朱濆幫船三十餘隻游弋到臺灣鹿港伺機劫掠，十五日在滬尾洋面遭遇邱良功，十九日官兵追擊至雞籠洋面，二十日王得祿帶兵船十八隻前來夾擊，海盜燒斃落海者約六、七百名，官兵奪獲、燒沉盜船十四隻，起獲砲械一百餘件、火藥四百餘觔。（圖三）朱濆幫船敗逃至蛤仔蘭蘇澳（今宜蘭縣蘇澳鎮），因該處容易擱淺，無南風之助無法北返（時值北風吹拂），且屬於生番區域，官兵未立即入內追擊。九月初八日，邱良功顧募熟悉宜蘭的舵工，會同王得祿堵住蘇澳口，二十日發動夜襲，起獲大小鐵砲五門、刀械七十三件、火藥二百餘觔與食米一百四十石。十一月初七日，朱濆乘風逃出蘇澳口時，僅存船十五隻。

然而，十二月二十五日，肩負追捕蔡牽、朱濆重責的浙江提督李長庚，竟於廣東黑水深洋中彈身亡。嘉慶十三年（一八〇八）正月二十四日，清仁宗諭示浙閩水師全力爲李長庚報仇。二十五日，王得祿奏報去年十一月初一日在金門附近的鱟殼澳洋面射殺朱濆的



圖四　閩粵南澳鎮總兵王得祿奏　〈為奴才將朱金射倒並轟燒賊船奉旨加恩賞給玉搬指一個大荷包等恭謝天恩事〉　嘉慶13年1月25日　12扣　局部
故宮09562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閩浙總督阿林保等奏　〈為查明盜首朱濆實已受傷斃命現催舟師趁勢搜勦餘夥並懇恩分別賞卹攻盜出力各員弁以示鼓勵事〉　嘉慶14年2月10日
14扣　局部　故宮09917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叔父朱金，仁宗隨即賞賜王得祿玉搬指一隻、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個，並勉勵水師官兵盡速擒捕蔡牽、朱濆，以「上為國家靖寇，中為李長庚報仇，下為萬民紓恨」。

朱濆魂斷長沙尾洋

許松年（字蓉隽，一七六七～一八二七），浙江瑞安人，由武舉效力溫州水師鎮標，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補黃巖鎮標左營千總，隨李長庚捕盜，嘉慶十二年正月，因功實授福建省金門鎮總兵。

胡于錞（字啓名，一七五八～一八一六），浙江寧波鎮海人，乾隆五十二（一七八七）年武進士，同年補鎮海營千總。嘉慶四年（一七九九）遷錢塘水師營都司，隨李長庚剿捕蔡牽，十三年授福建省南澳鎮總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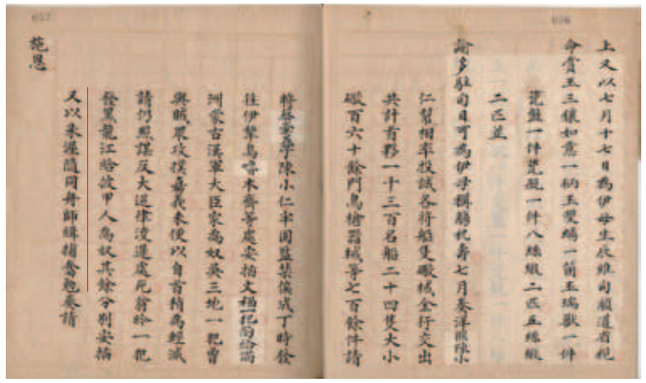
嘉慶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胡于錞追蹤朱濆船隊，獲知朱濆與朱周、朱盤共聚船四十餘隻於廣東長沙尾洋，隨即聯繫許松年共同圍剿。次日辰時，官兵發動拂曉攻擊，雙方攻戰至午時，守備黃志輝駕駛雇用商船衝撞朱濆座船，因撞擊力過猛，船身斷裂，全船四十一名官兵俱沒。許松年獲賞戴花翎並給雲騎尉世職，黃志輝照遊擊陣亡例賜卹，並給予世職。而朱渥的妻子被砲打成二截，朱濆則左眼與咽喉被槍砲打傷，次年正月初十日傷重不治，部下以船桅改做棺木收殮。朱濆死後，其船隊仍有三十九隻，由三弟朱渥接管，閩浙總督阿林保令許松年等速行剿捕。（圖四、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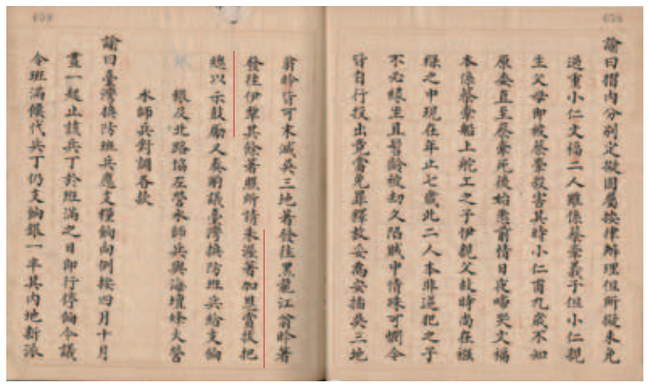
降清契機

海盜過著刀頭舐血的一生，劫掠行爲伴隨著巨大死亡風險，若能有機會安身立命，是再好不過的。海盜願意投降的先決條件，就是要清廷保障生命與生計的安全穩定。現實中人心難測，海盜會詐降，清廷也會誘騙捕殺，投誠與納降的過程中，雙方互信基礎很低。因此，要讓罪行重大的海盜願意投誠，有時也需要一些特殊契機。而朱渥投誠的契機，就發生在臺灣兵備道清華身上。

清華（一七五一～一八一一），

官學生出身，後考取內閣中書，歷任漳州府南勝同知、臺灣府海防同知與臺灣兵備道。先是嘉慶十三年九月十九日，閩浙總督阿林保參奏臺灣府知府鄒翰在朱濆進犯滬尾時沒有親往堵截，戰後又捏造顧募鄉勇、虛報糧餉等罪。清華因知情不報，同樣被參奏有罪，解任後送阿林保訊問。嘉慶十四年（一八〇九）三月十八日，清華乘坐商船從臺灣返回大陸，途經深





圖七　方維甸列傳　局部　引自《國史大臣列傳次編》　故傳00273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漏外洋時，遭到蔡牽幫船圍攻，就在危急之際，朱渥船隊前來驅趕蔡牽幫船，並護送清華至福建興化府上歐海口登陸。（圖六）

朱渥向清華表示，其兄朱濆曾多次設法誘捕蔡牽，以示投誠之意，卻都失敗了。嘉慶十三年十二月，朱濆抓到蔡牽同夥許凜等一百六十四名，押解至長汕尾，希望交由許松年或胡于鉉，但兵船一見朱濆坐船立即開砲轟射，以致朱濆受傷斃命。朱渥希望清華轉知許松年等長官，其願意率眾投誠，並請留盜船數艘為經商之用，招集其他願意投降的海盜，接受官兵指揮協助追捕蔡牽。但清華為朱渥向清廷遊說期間，其幫船仍在海上抗擊官船，清仁宗直斥其「何嘗有愧悔之意？」仍下令剿捕。（《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嘉慶十四年七月十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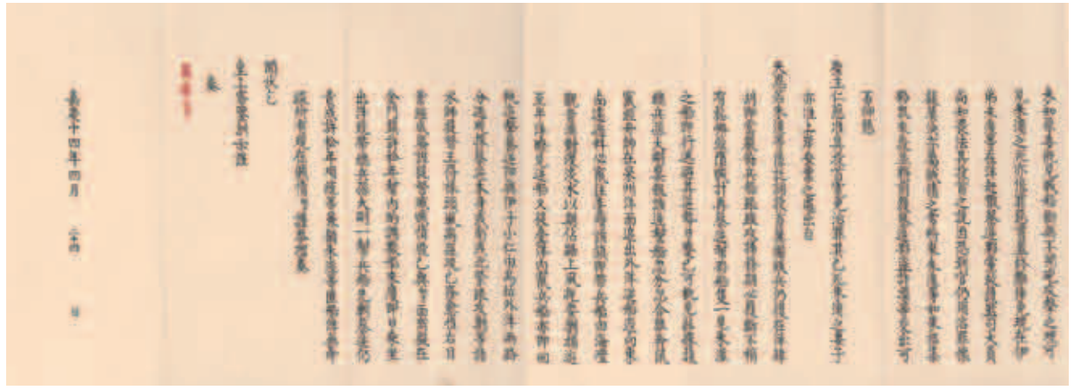
期間，雙方持續透過線民，交換更改投降條件。清廷提出只要擒獲蔡牽或其黨羽，就允許投誠。朱渥則說明捉捕蔡牽的困難，若白天追捕，蔡牽可以很遠就發現並逃遁，如夜間追捕，由於視線不良，一來無法確定是否為蔡牽船隻，二來可能遭遇官兵，無法分辨敵我，希望先投降，再隨官兵追捕。直至七月，由於雙方未達成共識，朱渥幫船仍不時與官兵交火，交涉陷入僵持。

降清與結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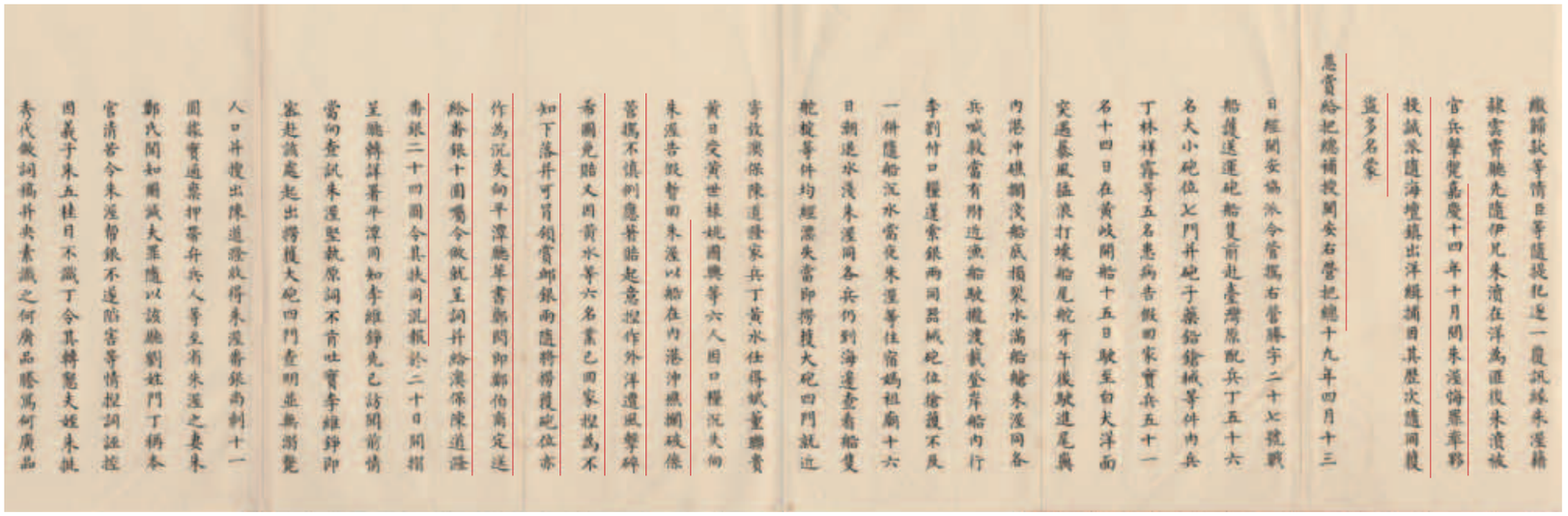
嘉慶十四年八月，蔡牽在浙江台州漁山外洋，被王得祿與邱良功圍擊，船沉身故。這件事讓朱渥的談判







圖六　閩浙總督阿林保奏　〈聞解任臺灣道員清華遇朱濆之弟朱渥稟稱朱濆捕獲蔡逆夥黨許凜等以致受傷斃命可否准其投首寬免治罪並准已死朱濆之妻子上岸安業事〉　嘉慶14年4月24日　19扣　局部　故宮099846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閩浙總督汪志伊等奏　〈報審辦閩安右營把總朱渥管駕戰船在內港沖礁漂失捏報外洋遭風擊碎及冒領兵丁賞卹銀兩案〉　嘉慶19年8月19日　30扣　局部　故宮10223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籌碼大為降低，不只失去能牽制蔡牽的利用價值，且清廷更有餘力追捕朱渥，令朱渥十分猶豫是否要投誠。而後在福建通判查崇華（一七六八～一八四一），隻身登船苦勸下，朱渥同意降清。

是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朱渥向閩浙總督方維甸（一七五八～一八一五）與福建巡撫張師誠（一七六二～一八三〇）投降。（圖七）總計率領投降海盜三千三百餘人，呈繳海船四十二艘，銅鐵砲八百餘門，降盜按例分遣回籍，由鄉里族人擔保管束，並特許朱濆夫妻屍棺就地安葬。清廷令朱渥隨官兵巡弋海洋，再從降盜中挑選精壯一百五十餘人及頭目四十餘人，允許派予兵船。（《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嘉慶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此外，嘉慶二十二年（一八一七）清廷籌組天津綠營水師時，配置於大小同安梭船上的火砲，就是來自朱渥呈繳。（註三）

嘉慶十五年（一八一〇）七月，蔡牽義子陳小仁被官軍圍捕，戰後率一千三百名海盜降清，呈繳二十四艘船、大小砲一百六十餘門、鳥槍器械等七百餘件。此役朱渥不僅隨同，更親身跳上盜船殺敵，展現為官兵効力之心，清仁宗賞其閩安右營把總一職，以示鼓勵。

嘉慶十九年四月十三日，朱渥操駕右營勝字二十七號戰船，由福建省莆田縣黃岐出發，護送運砲船隻到臺灣，該船載五十一名兵員，大小砲位七門。船隻在尾嶼內港（福建省海壇鎮附近）撞礁擱淺，朱渥卻謊稱是在外洋遭風擊碎，詐領撫卹及賞金，並藏匿火砲，被革職查辦。此為筆者已知的清代檔案中，有關朱渥的最後記載，未見日後朱渥受到何種處置，也不再看到朱渥的名字。（圖八）

結語

明清兩代，地方家族或商幫與海盜合作，或本身經營海盜集團，有例可循，這些人不只擁有經濟與武力，更有政治能力。如明嘉靖年間，福建商人許棟、李光頭等人就佔據閩浙沿海島嶼，劫掠沿海地區。提督浙閩海防軍務朱紈（一四九四～一五四九）就因剿捕許棟，遭其黨人在朝中彈劾，被削職為民。可見地方家族與商幫的政治能力與手腕，不容小覷。

朱濆與朱渥是與蔡牽齊名的海洋巨盜，數度與蔡牽分合，壯大自己的勢力，活動範圍橫跨閩粵二省，亦曾攻打臺灣。朱濆、朱渥的背景和許棟等人十分近似，該海盜集團中有出身地方士紳家族之人，也有社會底層的窮人，雖同船落海為盜，卻有較好的政治判斷力。因此，朱濆、朱渥能和蔡牽決裂之後再度合作，又可與清廷一邊交戰一邊談判投降條件，是海盜集團中十分罕見的案例。

清廷對海盜以剿為主，招撫為次；隨著海盜勢力繼起，單靠官兵剿捕緩不濟急，尤其朱濆這類大型海盜集團，甚難迅速剿滅，遂以海盜互相捕殺，做為除罪納降的手段。在投誠與招降的過程中，雙方都有各自的考量。從清廷的立場而言，招降海盜可以穩定地方治安，但管理投降的海盜非常困難，若沒有妥適安排，隨時可能復叛。從海盜的角度來看，降清可結束日夜遭官兵捕殺的夢魘，回歸鄉里謀生，卻也可能遭官兵誘殺請賞。因此，相較於零星海盜，招降大型海盜集團更為困難。

朱渥能順利投誠，救援清華是一大關鍵，透過清華協助遊說，朱渥終能獲清廷接納。自朱渥投降後，蔡牽餘黨、張保仔、鳳尾幫等過超千人以上的海盜集團，陸續降清。顯示清廷已建立起強大的海防武力與招降誠信，大型海盜集團不易成形，海洋逐漸恢復平靜。

作者為本院圖書文獻處研究助理

註釋

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〇，冊十，條一八七六，頁七九七，嘉慶十年十二月十七日。
2. 勒德洪奉敕修，《大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卷一五二，頁一〇九六—一一。嘉慶十年十一月上庚申日。
3. 周維強，〈清嘉道間天津綠營水師的興廢（一八一六—一八三九）〉，《故宮學術季刊》第二九卷第四期（二〇一二），頁一九七。

參考書目

1. 勒德洪奉敕修，《大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六。
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〇。
3. 李若文，《海賊王蔡牽的世界》，臺北：稻鄉出版社，二〇一一。
4. 周凱修、凌翺等纂，《廈門志》，引自《中國方志叢書》，景清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刊本，臺北：成文出版社，一九六六。
5. 鄭廣南，《中國海盜史》，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
6.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嘉慶朝奏摺》、《史檔館傳包傳稿》，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7. 陳啓漢，〈清代乾嘉時期朱濆海上起事考辯〉，《廣東社會科學》二〇一〇年第三期，頁一〇九—一一五。
8. 黃典權，〈蔡牽、朱濆海盜之研究〉，《台南文化》第六卷第一期（一九五八），頁四七—一〇二。